

《小說極短篇》昨夜一夢 ■ IKINO

瀛苑副刊

她的父親那天被不知名的混混在街頭刺死。她一聲不吭去領了屍體，放在家門前的騎樓，直盯著父親屍體發愣。我感覺她在盤算什麼計畫。

然後她抿著下唇，讓父親面貼地平躺，走回家裡儲藏室拿出一塊鐵板，蓋在她父親身上。我不知道她從哪邊又找來一根大得誇張的鐵鎚，雙手緊握高舉過頭，就這麼朝鐵板上父親頭顱的位置開始往下一路猛力敲擊。

我本想叫住她，但當鐵板底下傳來嗶嗶啾啾的剝落聲之後，我竟跟著安靜聆聽了。不知原由，這種剝落聲散發出穩定人心的魅力。約搥打到腰部，她將鐵鎚暫放一旁，吃勁地掀起與地面幾乎黏在一起的鐵板，她父親扁扁地，依稀可辨的只剩幾片腦殼、幾顆牙齒。她吐了口氣將鐵板放回繼續搥打。

「耶穌、耶穌。」她說。

全程完畢時她滿身是汗。移開鐵板，她父親已和地面融合，留下一塊十字型的污漬。

數天後我倆在她家門口相遇，她剪了小平頭，眼神流露出懾人的自信。地上的污漬也消失無蹤。一個男子從遠處走到我背後。

我回頭一看是她父親。

「你回來了？」我有些吃驚。

「對呀，你看，」他將手掌舉起給我看，「用釘書機釘起來的。」他手皮上滿佈雜亂的釘書針。我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「我女兒用的。」他補充，語氣帶著驕傲。

「我覺得你比以前帥氣多了。」我趁機發言。他咧起嘴笑。

另一個男人從她家走出，我看，是她繼父。兩個男人相隔數公尺發狠似地互瞪。

「我也覺得自己比以前美多了。」她說，我轉頭看著她，發覺小平頭髮型的確很適合她。